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就在前一晚,我又梦见了雪山。梦里的雪山,白得晃眼,像正午的太阳光,把我从梦里晃醒。

我曾经一整个冬天穿行在延绵无际的群山里,白天看流动的云朵,夜里看挂在天上的银河。当我再见到城市里的璀璨灯火时,已经是来年的4月,置身于狮泉河畔。

沉沉的暮色抹在这片原野上,投下昏黄而柔和的光影。光洁的月光浮在云端,街道上的白柳迎风招展。河上鸥鸟翔集,呼啦啦扑打着双翅,“噢噢”地叫着。远处,宽阔的街道上,商铺摊位林立,人群川流不息,叫卖声不绝于耳,浓重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我仿佛从天上回到了人间。

那时,我即将离开这片高原,离开那些可爱的战友,我的心中充满不舍,步履那样沉重。在高原的日子里,我的心时常被一股敬意充盈着,一张张面孔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在军分区的院子里,我看到了加央欧珠的照片。这位藏族少校翻译,荣立过一等功。宣传栏的照片上,他军装笔挺,英气勃发,与当初在哨所地窝子里初见他时,模样判若两人。

那天,我走进帐篷,只见一个胡子拉碴的军官立在地图前,双眼布满血丝,棉服油光发亮,面颊晒得乌黑。

他带着战士们驻扎在一条河谷里,进出的道路只有一条汽车碾出来的便道。我们坐在车里,身体始终处于剧烈的上下颠簸之中,还要不时下车搬开路上的石头。寂静的山谷里,积雪很厚,两侧的雪墙高高越过车顶,留出的通道很窄。车子驶过时蹭着雪墙走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碰撞声。过了很久,视野里出现一个黑点,那就是哨所。它深深埋在雪里,像沉进海水中的礁石。

战士们就住在地窝子里。地窝子是冬天挖的,上面是一层冻土,一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。战士们从山上捡了许多牛粪,在地上烧了整整一夜,一天下来也只挖出一个小坑。现在条件好些了,地窝子里装上了暖气。

战士们集中住在一个地窝子里,里面有一排高低床拼起来的大通铺。我们走进去时,战士们依次坐成一排。有的人黝黑的脸庞,被雪地的反光灼伤;有的人耳朵上有一块块黑点,那是耳朵冻伤后留下的疤。可他们澄澈的眼神,似乎比高原的蓝天还干净。加央欧珠说,这一个月,战士们每天都在铲雪。山谷里的风吹雪太可怕了,白天铲完夜里又埋上。夜晚的风像刀,会把夯实的积雪切成块,漫天飞扬。

雪线上的面孔

■郑茂琦

原来,那条便道是战士们一锹一锹铲出来的。我仿佛看到,战士们结实的臂膀挥舞着铲子把雪扬过头顶,筑起一面雪墙。

同行的一位军官看着这群年轻战士激动地说:“向你们致敬!”然后,他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当我离开地窝子时,目光不由得被门前一块刻着“精忠报国”的石头吸引,它静静地卧在雪地里,并不醒目。然而在我心中,这4个字,从没像这一刻那样具体而生动。

没过几天,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边防营,跟着战士们去山口巡逻。他们一路上直说,今年的雪是最小的。但是,我看到上山的道路还是被1米多厚的雪覆盖了。雪峰在阳光下闪着银光,银色的达坂高高地挂在盘旋而上的公路尽头,脚下的山像波涛一样翻涌着。

那次巡逻,我才会到什么是深一脚浅一脚。当全身的重量集中在一条腿上,另一条腿陷得浅一些,当拔出那条深陷的腿,另一条腿就又陷得深了些。我

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,而前面的杨营长似乎如履平地,几个大步就迈上了坡。从他相对白净的脸庞上判断,他应该刚刚休假归队不久。我跟在后面,实在迈不动腿了,干脆双手抠进雪里,抓住几棵枯草,一点点往上爬,手一会儿就冻得失去了知觉。快到坡顶时,杨营长一把就将我拽上来。那一刻,战友间的情谊令我深深感动。踩着积雪,我慢慢跟上了队伍。

下山时要轻松些,我跟战士们一起顺着雪坡滑下山。战士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阳光照射在他们脸上,那微笑充满了自信和力量。

后来,连队因为临时接到任务,杨营长一直带着战士们驻在山上。等我在营区再见到他时,他远远地向我打招呼,日暮余晖下,只见他脸上黑黢黢一片。走近一看,他的脸又变得黑红粗糙,对着我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空旷的高原永远带着一种苍凉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在一个边防连,我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这种孤独,连队几十公里外才有一座小村庄。当我们到达这个连队的时候,已经零零星星下了好几场雪,雪线已降到离营区不远的地方。

一次巡逻,日头挂在中天,身旁的一个班长摘下帽子,顺手擦了把汗,我才发现他的头皮光亮的。他看见我们惊讶的目光,只是莞尔而笑,又戴起了帽子。

巡逻路上,我不断搜寻着能够纳入视野的每一寸雪山和每一片天空,惊喜地注视着每一头飞奔的羚羊、每一匹悠然的野驴、每一只盘旋的苍鹰,因为只要有生命,这里的天空就不再是铅灰色的,苍茫的山脊也不再呈现出一种苍凉、孤寂的色调。

还有一个战士,我一直称他为老班长。他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,圆润的脸庞,微笑时,露出两颗虎牙,两颊上的酒窝忽隐忽现。闲聊时,我问他的年龄,他说自己是1998年出生的。我想,高原的时光很慢,一棵树几十年也长不了一寸,而有时又这么快,眨眼间岁月催人老。

在军分区,我见到一位副司令员。吃饭时,他摘下帽子,露出光亮的前额,脸上刻满褶子。我问他高原上待了多少年?他说,29年。当他云淡风轻地说出这个数字时,我有些惊讶,随即又难以置信地问道,29年是您的军龄,还是在高原上的时间?他说,都是29年。说完,他笑了,脸上又露出深深的皱褶,里面仿佛藏着说不完的故事……

后来的日子里,我记忆中时常出现那条消失在远方的碧蓝的河流,它倒映着天空的繁星和圆月,也映照着一张张被定格在记忆里的脸庞。那些守护这片高原的“老阿里”,被风霜改变了面容,但他们脸上的笑容永远像高原上的阳光一样热烈纯净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山并不高,踩着几十级台阶就可以登顶。一幢明黄色的小楼隐现于树影之间。站在这里远眺军港码头,数艘战舰依次停泊,构成了一幅壮丽的海天画卷。

我在正午时分抵达东部战区海军某勤务保障大队电站,恰好遇上信号兵刘朝学上岗位值班,于是便跟他一起登上山顶的信号台。

不足6平方米的值班室里,紧凑地摆放着各类通信设备。这里就是信号兵的岗位,他们紧盯看港区的动态,确保每一条进出港航线的安全畅通。战位全年无休、全天候值守。每个班次8个小时,战士们轮流坚守,目光始终不曾离开过这片海域。

一级上士汤乔生是这个电站的站长,今年是他在这里服役的第16个年头。“战友们都说这里离不开我,其实是我离不开这个‘家’。”他动情地说。这个单位经历过3次编制调整,人员减少,任务却只增不减。

走进学习室,整面墙上挂满了泛黄的奖状,每一张都记载着官兵奋

“舰船都在我心里”

■张 淦

斗的故事。这些荣誉是岁月留下的印记,更是对官兵坚守与奉献的最好诠释。

汤乔生介绍,这个电站担负着指挥所应急供电的重要任务。去年夏天,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引发海水倒灌,导致指挥所外围供电中断。虽然指挥所配有备用电源,但续航时间十分有限。

警报拉响时,汤乔生带领战友们迅速冲入机房,展开应急供电作业。15分钟后,指挥所供电恢复正常。当听到“供电正常”的消息传来时,汤乔生才放下心来。他知道,这座电站看似默默无闻,但一旦需要,就是战场上的关键一环。

中士高金辉在这里服役6年。这个蒙古族小伙子虽然脸上还带着些许稚嫩,但工作早已独当一面。他平静地说:“我不仅能准确掌握军港内舰船的数量,就连进出港的渔船有多少艘,也能做到一清二楚。”尽管信号台山下就是大海,高金辉却从未随舰出海。他说:“守护军舰进港出港,岗位虽小,但责任重大!”

闲聊时,汤乔生提起去年退伍的战士庄磊,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。原来,刚到电站时,庄磊因没分配到理想的岗位而情绪低落,甚至萌生了退伍

的想法。他的转变,源于一次特殊的经历。

在大队组织的一场“老兵回家”活动中,老一辈官兵重返军营,与年轻战士分享他们的青春故事。汤乔生特意安排庄磊全程陪伴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兵。尽管这位老兵年事已高、行动不便,但精神矍铄,言语中依然充满对军营的深情眷恋。

活动结束时,老兵让庄磊推他来到院中的一棵樟树下。那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浓密的树荫为他们遮挡住了正午的骄阳。老兵弯腰拾起两片落叶,沉默片刻后说道:“这棵树是我在这里当兵时亲手种下的。等百年之后,我要带走这两片叶子……”

那一刻,庄磊心中一热,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上来,在眼眶里直转圈。

庄磊退伍后回到学校继续深造,让人意外的是,他主动请缨成为学校的“征兵宣传大使”。他还和汤乔生约定,今年9月1日一定要回电站看望战友们。或许,电站已成为庄磊心中牵挂的另一个“家”。

准备离开时,我又遇到了刚下战位的刘朝学。“今天数了多少艘舰船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他笑着摆摆手说:“舰船都在我心里呢!”

岛之花

■徐荣木

官兵询问那些花儿的名字,他们告诉我那是一种岛上极为普通的花,被称为洋甘菊。只需将种子轻轻撒在土壤表层,无需频繁浇水,不久后就能看到它们发芽生长。因此,岛上的官兵为它取了一个新名字——“岛之花”。

据“老海岛”介绍,洋甘菊的种子最初是由一位上海籍战士探亲归来时带上岛的。从那时起,洋甘菊就在浪岛安了家,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。在台风天气中,浪花飞溅上岛,洋甘菊随之一株株枯萎。然而,待到来年春天,岛上官兵重新栽种,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便再次焕发生机,将整个小岛装点得斑斓多姿。

新兵登岛后,总喜欢在“岛之花”旁边拍照留念,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将大自然的气息传递给远方的亲友;老兵退伍之际,也偏爱在“岛之花”旁留下自己的身影,以此留住他们在岛上度过的青春岁月。“岛之花”,已经成为浪岛上的一个景观、一种象征。

平日里,官兵非常珍视这些花朵,不会随意采摘。然而,也有打破常规的时候。有一次,岛上来了一群文艺兵。一场演出结束后,两位女兵主动提出为执勤晚归的战士小陈单独演唱。她们演唱了《战士第二故乡》《军人本色》和《小白杨》等歌曲。这个肤色黝黑、带着些许憨态的小伙子,入伍两年来一步都未曾离开过小岛。听着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,他触景生情,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。

演出结束,他特意采摘了两束“岛之花”,递给两位女兵,红着脸说:“我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你们的,只有这几朵小花,请你们务必收下。”两位女兵接过花

儿,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我凝视着眼前的洋甘菊,心中充满了感动。岛上的官兵看到我如此关注这种花,告诉我岛上除了洋甘菊,还有一种野菊。在秋冬时节,这些野菊还能再次开花。一年四季,两种菊花交替绽放,开得轰轰烈烈。

从浪岛归来后,我在繁华的都市中观赏过各种各样的花卉,始终未能找到洋甘菊的踪迹,但我并不感到失望。岁月流转,“岛之花”始终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想,大概是因为“岛之花”与那里的守岛军人具有同样的性格,才使我萦绕于怀、难以忘却的吧?

也许,“岛之花”那种平凡而坚毅的品格,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守岛军人的血脉之中。他们就像这“岛之花”一样,在祖国的大地上美丽绽放……



长征

第 6424 期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从康苏沟再往西,我们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,路经蒙古族聚居的天山乡,跨过一条澄澈如玉带的小河,来到了位于昭苏高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第74团。

第74团驻地与哈萨克斯坦接壤,空旷的草原上散落着牛羊和马匹。时值初冬,傍晚时分,太阳落下了山,凛冽的寒风肆虐起来。远远地,我们望见起伏的山峦环绕着一座小小的民房,白色的墙体上醒目地写着“保家卫国”“忠诚于党”等红色标语,这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木兰站。

乌登是兵团第4师第74团木兰站的队长。她是个俊秀的蒙古族姑娘,身材高挑,留着精干的短发,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。她腰杆笔挺,乍一看像个假小子,穿着一身迷彩服,显得英姿飒爽。

乌登的爷爷是一名兵团人。身为“兵三代”,她对部队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向往。护理专业毕业之后,她仅做了几个月护士就应征入伍。第二年,她就凭借优异的表现和高度的责任心当上了班长。

2016年9月,乌登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,带着遗憾退伍,回到家乡,在武装部当起了民兵。2018年,团场边防办成立,乌登主动找到团领导,表达了想当护边员的心愿。几天后,团领导找到乌登:“我们团正在筹备木兰站,全是女同志,你当过兵,有经验,我们想让你担任木兰站的队长。你意下如何?”

“木兰站?”乌登有些疑惑,“队长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呢?”

“这是一个由女同志组成的队伍,

边关“花木兰”

■纪红建 杨丰美

大家就像花木兰一样,巾帼不让须眉,坚守在边防线上,所以哨所名字就叫木兰站。希望你可以把在部队学到的知识带到哨所来,帮我们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。”团领导将想法、要求和盘托出。

乌登内心顿时燃起一团火焰。团领导话音刚落,她就利索地站了起来,敬了个军礼,铿锵有力地说:“感谢组织信任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从这天起,这个年轻的姑娘挑起了队长的重任。乌登平时在连队上班,也经常到哨所驻点,对“木兰”们进行军事训练。

队员们的内务整理不规范,乌登就会带着她们一遍遍练习,将被子叠成标准的“豆腐块”,把衣物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对于新来的年轻护边员,乌登格外上心,就像一位家长,生活上给予热情的帮助,训练上则提出严格的要求……她负责、能干,每件事情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。

38岁的巴海伦是木兰站的班长,和乌登一样,她也是蒙古族人。她清瘦高挑,面容清秀,举手投足间透露着理性与干练。

巴海伦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两个孩子大的13岁、小的8岁,都在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上学。巴海伦也是“兵三代”,父母已经退休,帮着她带孩子。昭苏离可克达拉距离并不近,巴海伦却不知疲倦地在昭苏和可克达拉的家之间来回跑。

巴海伦从2018年开始在第74团当护边员,工作干得有声有色。虽然她性格稍显内向,不善言谈,但个性坚韧,管理有方。在她的带领下,木兰站的内务整洁细致,护边科学有序,就连菜地都打理得欣欣向荣。

郑海燕是队伍中的老大姐,她说话爽朗,性情也爽朗。提起班里队员们互帮互助的事情,郑海燕有一箩筐的话要

说。“像我们这些岁数大点的护边员,难免身体有点毛病。碰到谁生病,大家就互帮互助,木兰站其乐融融。”

郑海燕告诉我们,每当天气恶劣时,年轻队员们总会主动请缨,替换下年长的同志执行巡逻任务。而在盛夏时节,山路间毒蛇出没频繁,经验尚浅的队员难免心生惧怕,而老队员们早已习以为常,她们走在前面用木棍挑开毒蛇,将年轻人护在身后。

一起守在条件艰苦的边境线上,“木兰”们同甘共苦,自然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。

旷野的夜晚,寒风呼啸的声音很刺耳。这时,巡逻队伍终于回来了。

刘少仙是巡逻队中的一员,她祖籍云南,中等身材,脸颊被冻得红通通的。走进房门,她摘下头上的棉帽,脱掉棉衣,挂在门后的衣架上。接着,她蹲下身子,用手捶击小腿。

“腿有点酸了?”我们问道。“有那么一点儿。”刘少仙脸上露出了朴实的笑容。

“今天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吗?”我们接着问。

“没有,不过前阵子发现了一点异常,已经处理过了。”刘少仙神情严肃地说。边境无小事,护边员需要时刻关注边境线上出现的异常情况,防患于未然。

布娃、乌鲁巴依尔、苏伦格、鲁媛坐在我们对面腼腆地笑着,她们也是木兰站的队员。她们来自不同的民族,普遍不善言谈,但在她们黝黑的皮肤下,却隐藏着了一颗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心。

采访结束,外面飘起了小雪。车子启动的那一瞬间,“木兰”们站成笔直的一排,朝着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,今有木兰站为国护边。看着这些英姿飒爽的姑娘们,我们不由得在心中感叹:多么英勇、无私又无畏的“木兰”!



蓄势待发(油画)

王树鹏作

